書頭

莊子

二

一

五燈會元七台州瑞岩彥禪師嗣之許氏子自幼披緇裹戒無缺初禮岩頭云云師壽居卅五瑞岩坐脫石終日如憩每自喚主人公復應喏乃自惺惺著他後莫受人謾大慧書答李寶文書云瑞岩和尚居常在文室中每喚云主人公又自應云諾他時後日莫受人謾又序應云諾諾

禪林七日瑞岩彥禪師一生常坐每自喚之主人公復自應諾及云惺々著他時莫人謾

李哀一云主即神也

魏釋老志云道家之源出於老子班志藝文道家之外復列神仙在方技中東漢後道教始著而真仙經誥別出焉道書凡五千三百八十七卷

李哀一云生形骸之生也知形骸之知也湛止也隨從也以生隨知也如以自從視以耳從聽之類也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二

扇齋林希逸

內篇養生主第三

主猶禪家所謂主人公也養其主此生義三篇似有次第以下不盡然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

涯際也人之生也各有涯際有盡也知也無窮盡以有盡之身而隨無盡之思紛紛擾擾何時

書大甲義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中庸戒愼恐懼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

呂註夫天下皆知義之爲義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中善惡皆生於知其相去何若唯不爲仁義之操以近名不爲浩僻之行近刑善惡兩遺而緣於不得已以爲常是乃劓心去知而止爭不知之道也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趙註言經八脈中脈爲督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見禮記深衣註經常也

而止解上已者言其可畏也已諱助也以上已字粘上之中又但其終於危殆之中又但用心思筭自以爲知爲能吾見其終於危殆而已矣無以殆字申言之所以微後世者深矣此之所謂殆即書之所謂已而爲知者猶人言明明而知故故而作也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天理自然之道

此數句正是其養生之學莊子所以自受用者爲善無近名者謂若以爲善又無近名之事可稱爲惡無近刑者謂若指此即駢拇枝指附贅而緣於不得已以爲常即上不敢爲仁義之僞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督者迫也即所謂道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越也游心於無窮世無善惡可名之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所謂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也

緣督以爲經

此爲常而已緣順天理自然而已緣順也經常也順迫而後應越而後越也游心於無窮世無善惡可名之其生生之理可以考養其父母可以盡天年即孟子所謂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也

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此數句即孟子所謂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也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

此數句即孟子所謂立命也

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此數句即孟子所謂事天也

趙註言經八脈中脈爲督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脊見禮記深衣註經常也

呂註夫天下皆知義之爲義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中善惡皆生於知其相去何若唯不爲仁義之操以近名不爲浩僻之行近刑善惡兩遺而緣於不得已以爲常是乃劓心去知而止爭不知之道也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得已而後越也游心於無窮世無善惡可名之其生生之理可以考養其父母可以盡天年即孟子所謂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也

緣督以爲經

此爲常而已緣順天理自然而已緣順也經常也順迫而後應越而後越也游心於無窮世無善惡可名之其生生之理可以考養其父母可以盡天年即孟子所謂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也

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此數句即孟子所謂事天也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

此數句即孟子所謂立命也

趙註言經八脈中脈爲督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脊見禮記深衣註經常也

呂註夫天下皆知義之爲義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中善惡皆生於知其相去何若唯不爲仁義之操以近名不爲浩僻之行近刑善惡兩遺而緣於不得已以爲常是乃劓心去知而止爭不知之道也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得已而後越也游心於無窮世無善惡可名之其生生之理可以考養其父母可以盡天年即孟子所謂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也

緣督以爲經

此爲常而已緣順天理自然而已緣順也經常也順迫而後應越而後越也游心於無窮世無善惡可名之其生生之理可以考養其父母可以盡天年即孟子所謂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也

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此數句即孟子所謂事天也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

此數句即孟子所謂立命也

趙註言經八脈中脈爲督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脊見禮記深衣註經常也

呂註夫天下皆知義之爲義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中善惡皆生於知其相去何若唯不爲仁義之操以近名不爲浩僻之行近刑善惡兩遺而緣於不得已以爲常是乃劓心去知而止爭不知之道也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得已而後越也游心於無窮世無善惡可名之其生生之理可以考養其父母可以盡天年即孟子所謂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也

緣督以爲經

此爲常而已緣順天理自然而已緣順也經常也順迫而後應越而後越也游心於無窮世無善惡可名之其生生之理可以考養其父母可以盡天年即孟子所謂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也

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此數句即孟子所謂事天也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

此數句即孟子所謂立命也

趙註言經八脈中脈爲督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脊見禮記深衣註經常也

呂註夫天下皆知義之爲義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中善惡皆生於知其相去何若唯不爲仁義之操以近名不爲浩僻之行近刑善惡兩遺而緣於不得已以爲常是乃劓心去知而止爭不知之道也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得已而後越也游心於無窮世無善惡可名之其生生之理可以考養其父母可以盡天年即孟子所謂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也

緣督以爲經

此爲常而已緣順天理自然而已緣順也經常也順迫而後應越而後越也游心於無窮世無善惡可名之其生生之理可以考養其父母可以盡天年即孟子所謂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也

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此數句即孟子所謂事天也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

此數句即孟子所謂立命也

趙註言經八脈中脈爲督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脊見禮記深衣註經常也

李衮一云人身中五行之炁的當也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踦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

庖丁（料理人之名）爲文惠君（宋王）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踦（自）膝之所踦（踦）砉然嚮然（皆其用刀之聲）奏刀騞然（亦其用刀之聲）莫不中音（音者合於桑林之舞）合於桑林之舞（湯樂名也）乃中經首之會（堯樂名也）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譆嘆聲也）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庖丁釋刀（捨其刀也）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進過其技也）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學道得之而後至於技非徒技也三年之後未見全生者言牛之一身其可解處全不容刀可一目而見也）

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

奏刀進刀也騞其聲也莫不中音者合其節奏也經首樂名也舞則有樂會舞者之聚也合於桑林中於經首亦形容其中律呂之意也文惠君善哉嘆其如此也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釋刀捨其刀也捨刀而對謂其技曰學道得之而後至於技非徒技也三年之後未見全生者言牛之一身其可解處全不容刀可一目而見也

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

增勻膚肉窩凑理以其有脉
理也腠謂皮膚之理也

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
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 以神遇而
不以目視
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
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 以神遇而

攖伊成切結也攖攖勿切丟也掠也

骨節自有間隙我之刀又甚薄以甚薄之刀隨其間隙而解之可以游刃於其間恢恢有餘地者言其無滯礙也此意蓋言世事之難易皆有自然之理我但順而行之無所攖拂其心泰然故物皆不能傷其生此所以爲養生之法也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之意吾戒吾戒其間庖丁之言得養生焉此雖然一轉甚有意味蓋言人之處世豈得皆爲順境亦有逆境當前之時又當委曲順以處之人行順境甚易到逆境處多是手脚忙亂自至喪失安有不動其心者乎所以添此一轉族聚也言牛身節骨聚會之地也我之解牛雖月月無全牛矣雖用刀皆在於太卻太窾之間而至於筋骨盤結處亦見其難遂把作个難事做林然者變動之意也戒者加倣戒也視爲止者言以目視之未免少停止而後運運焉行其刀此但言加子細之意也我既加意子細爲之則其動刀也甚微言輕輕然乃也謋忽然之意解散也言其用刀甚輕而其骨肉忽然自已解散如土之委地然言其多而易也解牛既了則提起其刀而立從容四顧躊躇者從容也即自得意也滿志者如意也非自其志自滿我之意也何以如意不覺

正至我云古者天子之卿尊者謂之太師單者謂之少師諸侯之卿尊者謂之左師單者謂之右師

五而解牛雖解而刀無傷所以知意也善乃者言好好收拾其刀藏之也此意蓋喻人處逆境自能順以應之不動其心事遷而化其身安於無爲之中一似全無事時也爲善無近名以下正說養生之方庖丁一段乃其譬喻到此未後遂輕輕結以得養生寫四字便是文勢操縱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軒名也右師者已刖之人爲右師之官也介獨也刖而存一足也天與人與者言天生之始

已如此邪人刖足分明是人却曰天也非人天之生是使獨者言天生花時只要花獨有貌有兩足相連而行此於衆人之中獨異如此便是天使之非人使之也有與相並也此意蓋謂人世有餘不足皆是造物雖是人欲得底也是造物爲之蓋謂人處患難之中亦當順受之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前說患難順受之意便是苟且無事敷句借澤雉而喻乃言人生處世逆境當多便是處虎尾遊於羿彀中之意澤中之雉十步方得一啄百步方得一飲言其飲啄之難也若養於籠中則飲啄之物皆足

莊子三註作嘗
易履卦履虎尾不咥人亨
象充符篇云遊於羿之彀中者中央有中地也○註彀中者張弓而射前端所及之地也

而爲雉者不願如此故曰不蘄乎樊中蘄願也樊籠也何以不願蓋籠中之飲啄雖飽雉之精神雖王不善也不善不樂也此意蓋謂人能自愛其身不入世俗汨沒之中更自好也旺音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耶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

他人ノ心會スルヲ通ト云フ 老聃心ニ定テ人ニ言ハント欲スル事ヲ雖不言然ト云ヒ仲人ホムルヲ老聃ノ通ヲ人ニミセタルナリ

陸方壺云刑者型也型者成也蓋理之一成而不可易者

道我於老子異本作我於道老子

是道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倍與背同○莊子之學本於老子此處張本道我於老子貶剥便是爲貶剥堯舜夫子三號而出豈不用情也弟子之問謂老子於秦失本朋友也何其弔之如此不用情乎秦失曰然始吾以爲其人者吾以爲非常人也今四弔之乃知其不爲非常人也向者老子之死其弟子之哭無老無少皆如此其悲哀此必老子未能去其形迹而有以感會門弟子之心故其哭哀且慕者有不期然而然也天之所受而遁逃其天理背棄其情實如此皆得罪於天者故曰遁天之

三若無養生死之死字

郭註曰窮盡也爲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絕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夫時不再來今一息不存故人之生也一息一得乎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火傳而更生譬

而不知其盡

帝之縣解

指窮於爲薪火傳也

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

上古旣說了一篇蓋欲人知其自然而然生之理以結一篇之意也夫子有道者曾稱之歟也言天地之間有道之士其來也亦適然而來其去也亦適然而去但當隨其時而順之則知其來去之適然則來亦不足爲樂去亦不足爲哀不能入者言不能動其心也縣者心有係著也帝者天也知天理之自然則天帝不能以死生係著我矣言雖天亦無奈我何也故曰帝之縣解

相續故火不滅也亦猶養生者隨緣住世與物俱化故吾身無係戀未始非我故續而不絕者也

在宥篇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

達生篇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

爲者其爲不免○註人間世間衣食交際所不能廢而不可不爲者則爲之在所不免

爲焉曰固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

內篇人間世第四

前言養生此言人間世蓋謂旣有此身而不可以不爲一段意思恩賜音

理會事便是外篇所謂物莫足爲

也而觀之則薪有窮盡之時而世間之火及今傳而不絕未嘗見其盡此三句

其文前有譬喻結束豈非文字絕妙處

處此世豈能盡絕人事但要人處得好

即看這般意思莊子何嘗迂闊何嘗不

自古及今也死生之喻也謂如以薪撒火指其薪

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者以國量乎
澤若蕉民其無知矣其年壯其行獨者言少年自用不恤衆議而不自知其過失輕民之生也輕用其國而不自知其過失輕民之生國中前後見殺者若澤中草芥也荀子富國篇有輕民如草芥也意同本是若澤蕉卻解二字字月澤若蕉此是作文奇處雲澤也夢亦澤也雲夢皆爲永今有土可耕不見雲夢土作乂而見雲夢土作乂亦纖編本作纖法也知往也民其無所歸也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

向云草茅也崔云其澤如芳蘭言野無青草
有千仞桃棗李一本數以盆數然後葷菜百疎以澤量○註以澤量訓滿澤猶俗量牛馬
青崔云夢土夢作乂孔安國注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丘水去中爲耕作畎畝之治又云厥篚玄纖縞孔安國生云玄黑繒縞自繒纖細也纖在中明二物皆當細

諸痛哉悲恨之聲疏云怪焉之貞

至於暴人之所行

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諸若始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百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智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

之言術暴人之前二者之

論語泰伯篇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繼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簡人簡人者人必反簡之若殆爲人簡邦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聖賢之言也莊子胠其說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謂如人能醫必其門多疾之時方可行其術若是已治之國又何用我願以所聞思其則言欲以所聞於夫子者而生之衛君使之思其法則而知政事可安也若殆往而刑罰幾其國殆也殆將也汝如此而往將爲彼所刑戮而已謂不可往也道不欲雜者言此心不欲雜也荷有所容心則雖明如何我則純一虛明荷有所容心謂彼既如何我又如何救之便是容心則在我已雜矣我

既不純一則何能救之雜則多苦言多端也擾者亂也憂者自苦也言汝自苦苦何能救人若之人必先存其在我若未定何暇及他人乎彼之所行雖爲暴惡我方自苦何暇及他德自然也知私智也纔有求名之心則在我自然之德已蕩失矣纔有用智之心則爭競所由起矣故曰德蕩乎名智出乎爭相軋者相傾奪也爭之端者言我以私智用彼亦以私智用彼此用智其爭愈不已器用也曰名曰智皆天下之凶事此事不可以盡行言行之必有禍也厚也厚德即實德也厚信實有可信之行也我雖有德有信而未達彼人之性氣我雖曰令名令聞而未達彼人之心謂我如何而強以仁義法度之言陳述於暴惡人之前

人必惡汝矣謂汝矜誇人自有其美也繩墨法度世術與述同苗人者西人也必名汝曰西人既有此名則苗且爲人所苗而已豈能化衛君而救其國乎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而目將瀆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彼若知賢而悅之人知不肖而惡之則何用我更別有所求故曰惡用而求有以異彼惟其不知賢不肖所以如此所爲彼既不知賢

丁南湖曰朱夫子謂伏節死義之士臨患難不能免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諂隨乎歟賀琛所

知汝賢者而信汝之言矣故曰惡用而求有以異若知汝賢而悅之人知不肖而惡之則何用我更

汝言語之間而平欲求勝鬬爭也捷勝也汝到此時爲其所困則目必將瞬聚眩色將平之者言汝方爲顏色以水自解也口將營之者言自將營救解說也容將形之心且成之者言用心且成順之也梁武帝辨折賀琛處正合此對影蓋言其爭不勝而自屈服也他本內某次得勝汝一勝其氣愈旺則是水救火火也益增也益多其惡愈

陳四事可謂善矣然一破諸責即便謝過不敢有所措手是誰過之徒而非能輕啓寇者也故侯景鳴鏑梁被亂未旋賊未得之與至關下勸王克朱异開城納賊厥後賊又熟探逆順以爲金紫光祿大夫是探不能不旋而反爲賊所用想其平世之所養豈能伏節死義者哉

韓詩外傳卷之四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見過即諫不用即死忠之至也遂諫三日不去紂囚殺之詩曰昊天大憮予慎無辜紂爲酒池可以運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義愛克紂貴之位足以保祿養民而求賢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聽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圖之而不及紂終囚而殺之君子聞之曰昊天大憮予慎無辜

無窮極所爲暴戾益甚矣厚言者猶深言也汝未有以言於人乃信於人乃信之身而深言於人之前必爲其所殺也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偪指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擅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皆欲名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龍逢

比干皆修其身以愛民爲諫不知民自別人之民汝乃下偪指之偪指愛養之意也桀紂不愛民而汝乃愛桀紂之民是下拂其上也所以見殺修善也因其好善反以擠怒之謂此皆好名之過也叢枝胥敖有扈皆是禹言國爲丘墟死爲厲鬼厲無後無歸之鬼也叢枝胥敖有扈之所以取禍至此者皆用兵不止以求名實也實利也不能勝也言不能勝至於滅其國而況之人雖堯舜禹湯不能勝乎且不能勝至於滅其國而況事皆寫言也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

彼會云抑也

所不違因寒暑之序以化物者命也（命人故曰命）之日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執者拘而虛之）不合而以不譬其廉（譬況也）語可乎（又設一轉言汝之欲往也必有所以用也且試以語我）

嘗試也來（勑）諫其心也勉而一者（勉而一者謂我無內無外）能如此則何陽爲（陽氣方充滿）其貌若揚（揚揚自得貌）若揚者言得志之人陽氣方充滿其驕矜之色不常也尋常之人每每不敢違而順之（民之也）彼見人人皆悅己而汝欲以三言感動之彼將求欲察服汝心以快其意故曰求容與其心容與自快之意

彼會云能解也

又云彼倜儻也

韵會蹙巨儿切說文長跪也倜儻卓犖而立貌釋

日漸小德也言汝此等人名之曰小德且不能成況能成大德乎執而不化者固執而不能通於人內則失其所以爲己（己者謂我無內無外）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然則我內直而外曲常人之交故）

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耶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

肯爲之吾敢不爲耶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誡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然則而下又設爲顏子之答分作三截內直者真字相似自字與所生則是皆出於自然者豈敢以已言自私欲人善其是若不善其非者若無此自私之心則其通通天爲徒外曲者外盡擊踵曲拳之

名踵也見所欲忌不敢自發史范雎傳秦王踵莊子擊踵曲拳

踵足擊手踵定躍拊曲勇俯仰拜伏者人臣之禮也

論語子罕篇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與之及升成之處拜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若貴賤不可從也

陽貨篇惡訐以爲直者惡訐謂攻訐人之陰私

謂或襲人之陰私

禮不人皆爲之則我亦爲之人於我亦無所疵下禮也雖違衆吾從下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與之及升成之處拜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此等議論以義論聖門如此則與天合故曰與天爲徒成者自已之成說也比合也以自己之成說而上合於古人言引古人之言乃是當面欺古人教誨之言也雖借古人教誨之言盖謂我之所陳說是非而皆有證驗之實謂我之所言非出於我古人已有之言也若如此則雖訐直而不病與古爲徒者言其說與古人合也若是則可謂君子也仲尼曰惡惡訐太多政法而不譖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政事也法方法也謂

陳與吳同詩傳元氣廣大稱吳天

汝所言事自方法太多而終是不安謀謀音疊安也雖能如此三者固亦無罪然亦化此其病在何處孟汝三者之訣皆是化而已安可以化人故曰胡可以化胡可以化此其病在何處孟汝三者之訣皆是爲之心便是容心便非自然之道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耶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

江湖集七聽蟹須同寒夜無風竹有聲疎疎窗容透松檐耳聞不似心聞遠脉如管前半卷經

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無以進若言更無向上著也有之其易耶言汝道汝有此伎倆要爲不相樂矣故曰易之者皞天不宜此兩句象是人生受用切實處祭祀之齋在外心齋在內一志者一其心而不雜也聽之以耳則聽猶在外聽之以心則聽猶在我聽之以氣則無物矣聽以耳則止於耳而不入於心聽以心則外物必有與我相符合者使是物我對立也氣者順自然而待物以虛則爲道矣虛者道之所在故曰唯

葵廣雅籠也爾雅潛離也
曾西是云不得已者猶言自
由也

道集虛則此虛字便是心齋虛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猶自有我及既得教誨之後未始有我矣顧回之言謂未得教誨之時忘我則虛世盡矣者謂汝之所言盡其理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若汝也人世如在樊籠之中所感動有迹則可名纔到有迹則是動其心矣處世無心則無迹無迹則心無所動

論語衛靈公篇子曰可與言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故曰游其樊而無感其名自此以下正是教人處世之法入則鳴是可與之言而與之言也不入則止是不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也意與論語同但文字有門無門矣有臭味則有毒無臭味則無毒矣毒藥味也此皆無心無迹之喻宅居也以混然之為吾所居而寓此心於不得已之中則人間世之道盡矣幾盡也

絕跡易無行地難

為易事然人豈能不行哉此意蓋謂人若事事不行則為難此則為易行於地而無迹之跡則絕無足迹也止而不行則絕無足迹此為此知易事然謂之人生何者非事安得不為唯無為而無所不為則為難也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為人使易以偽言為人慾

易上繫辭云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

所役則易至於敗僞唯宜心而聽造物之所使則無所容僞矣人使即人欲也天使即天理之自用者也難易二字有意易易流也難無所容其僞也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 聞以有翼飛必以翼也無翼而飛便是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所謂神也此句乃喻下句蓋以有知爲人之常也惟知其所不知則爲無知之知此則造道之妙矣 **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瞻視也此以虛室喻心也謂視彼空虛之中纔有空缺處必有光入

宋天台紫陽真人張伯端平叔撰悟真篇外集大成定慧者乃法中之妙用也佛祖雖皆有之而未達者有所執今略而言之庶資開悟然其心境兩忘一念不動覺成覺性圓明內外瑩徹自定隨緣應物妙用無窮曰慧此三者相須而成互爲体用或戒或定爲其用慧之爲体者則戒定爲其用定爲体者則戒慧爲其用三者未嘗斯須相離也猶如日假光而能照以能照非光則不能照非照則不能明原其戒定慧者本乎一性光照明者本乎一心且一尚非二三復何三三一俱忘湛然清淨

林子會編卷五僧法海初參六祖問曰即心即佛願和尚指論六祖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即心名慧即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淨悟此法門甘於習性用本無生雙修是正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贊云即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雙修

來舍是光自空中出也以彼之闋喻我之虛則見虛中自然生明生自明生自郎生明也不曰生自此莊子之奇文也郎此虛便是萬物之所萃吉祥福也止止下止字是虛處也唯止則虛唯虛則明便是戒生定定生慧之意若或縱容心而不止於外又安能坐忘乎此以坐馳二字反說坐忘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徇見皆內通於心我若無所容心耳目之聞見雖通於內而實外於心則順耳目之聞見

雕諸物
楞嚴經云諸根心爲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是則名爲三無漏學

禮記大傳注曰天文志黃帝生在太微中其神月令揔

知何以謂死於心知蓋言心不動而外物不能入也雖聞其所聞見其所見而無心於聞見也如此則此心之虛與鬼神通矣況人乎謂到此方能感化人也鬼神來舍郎是至誠如神此心之中自有鬼神與之造物通故曰來舍上既說了却結以一句曰此是萬物之化也言此乃造化之理萬物之所由出也舜禹之所見其大概止如此伏羲几遽以此行而終其身何況其下者乎几遽咸謂古帝王之名然無所考必竟寓言也散者言詩常之人也自絕色名葉公大官尤多等去

于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

內心不寬

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

疏諸梁楚臣之玄孫食采於葉僭稱公與論語中問孔子於子路者

結氷炭於五藏戰喜怒於胸中故曰陰陽之患

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諸梁葉公之名也子高其字也使諸梁也甚重言使之行甚難也甚敬而不急者言待汝雖有禮而所扣之事其應常緩匹夫之相與扣應之不酬曰無加之俾孔諸侯乎所以慊而懼也子指夫子也言夫子嘗有教我之言曰事無小大鮮不言以權合方得事成也寡鮮也不道不言也爲國謀事若不成則必有刑責故曰人道之患若勞心計較雖得成事而多以憂患致疾故曰有陰陽之患若欲成與不成其後皆無患者惟有德之人方可自此以上皆曰孔子之語也今我自受使命以來飲食之間不知其味粗者不知爲麤臧藏美食也常時多有飲食之事則厨竈常不乏故厨者欲清而不能今既憂患飲食寡少則竈常濕矣且我朝方受命而胸中焦勞久已飲未美情者實也我方受命未實理會事已成此病萬一不成則又有刑責是兩受患也爲人之臣至於如此實不可當也丁其有以語我謂何以教我也來助語語也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

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死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此一段却是十分正當說話其論人間世至有此語豈得語莊子爲汪罔太二者有大戒者大法也命得於天者子之事親與生俱生此心豈能一日哉故曰不可解義不世之當爲者也臣之事君世間第一件當爲之事名曰君臣則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曰何適非君莫非臣子何處而可逃故曰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事親而盡其孝則東西南北惟父母之命豈擇地之安而後爲之此心纔一於忠則哀樂之境雖施於前而不能變易蓋事有難易或有禍福既出君命則是自家合做底事此便是天命又可奈何止得安而順之若命順命也能如此則是爲至德之士爲人臣子亦看所遇如何不得已但得行其事之實而已情實也言但得行其實頭緒前去豈得復顧其身哉雖至於死生之異亦無可奈何夫子其行可矣

者言汝只得去也夫子指葉公也

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心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

小雅北山詩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密須也

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心多溢美之言
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
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
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此下又轉一轉統盡
人世情狀信有物以爲信驗也如符節之
類是也相靡相順也近處之交接則如此
若其交者遠則必以言語盡其情忠盡情
也然其言何自而起必有人傳道之然傳
言之間其兩喜兩怒者最難彼以喜而來
此以喜而應則其說好處多有過當故曰
溢美溢過當也若彼此皆怒則其說不好
處又多過當故曰溢惡總是一等過當說

話必是不實故曰凡溢之類妄既不實則
其聽之者必皆莫然而疑未能盡信莫致
疑之貌也纔至致疑則兩邊之惡皆鬬於
傳言之人必加之罪故曰莫則傳言者殃
因其奉使故以此爲戒法言者古有此書
也故舉以爲證傳其常情謂傳言之人但
傳其平常外實頭話語其言語過當處則
不可傳故曰無傳其溢言傳言能如此則
庶幾可以自全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
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
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
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

左傳文十七年鹿死不擇音杜註韜所休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

老扁海擊也闘也

詩小雅賓之初延左右秩秩也泰至過當則其爲孫也多異常故或成
邊豆有楚敎栫斧俎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酬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
爾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僊僊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風波也行(迎)者實喪(怒)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
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
音氣息蕭然於是並生心厲(怒)劾核太至則
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
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既)說了傳言却
類之事(句)句皆是世情此皆莊子奇處以
巧鬬九今之戲相搏者陽喜也陰惡也其
始等閒格手只是戲劇其終常至於實事
打蓋其戲太甚則多有過當處與其
延秩秩之時也泰至過當也相招而飲皆以禮進酒
酒至於過當則其爲孫也多異常故或成
爭競也凡事亦然者言人世他事亦常如
此也說(悅)信也始者之相與同爲一事未嘗
不誠實相信及至其後鄙詐生焉此又一
事也始者之有所作爲此爲苟簡之謀無
到末後或成一件大事此以上只泛說世
間又拈起風波之所由起(風行波上)而紛亂
語則風波易以動者言其易至於紛紛而
之意纔說(悅)不行字便有名有跡有名則喪
實矣風波易以危者言實不副名或成
不已也實喪易以危者言實不副名或成
患害也無由無端也忿怒之言多是造設
初無端由故曰忿設無由偏辭一偏之見
也危巧言語只是說得一偏故曰巧言偏
辭獸死不擇音言獸死之時其聲音又何
所擇此聲音

危巧唐本并朝鮮本作死巧

則言語之出皆不暇簡擇今諺所謂相罵無好語是也氣息弗然者怒也厲恨戾也其應我者以我之心或時至於相賊相賊亦皆爲怒所使而不知其然矣既爲怒所使而不自知又何暇計其終自此以上皆言世情或因好成惡故牽引說至此令故法言曰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始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到此又引古書之言就奉使事上結令君命也無遷移其令即所謂傳其常情也若受其命令而私欲圖成或至遷改其始也纔於不可便不可過度者謂其常度即過求益之心此便不可過度之念則其謀事當也遷令勸成皆是過度之念則其謀事也必危故曰始事人之相難要好極難初非一日可成必須悠久而後定故曰美成在久一言之不相投一事之不相順有不轉步而便成惡者故曰惡成不及改此意蓋謂要相好甚易要相好甚難所以尤當順也我若乘事物之自然而遊其心於自然記不得已而應之意以養其中心則此爲極至矣又何必有所作爲而後歸報耶報反命也作爲過度以求益也致命者言

疏曰太子孟蘭盆也稟天然之
西德將殺戮以快心云云

以眞奪眞而致命於齊也言汝之行也莫
若只以眞實致其君之命而已不可趨爲
思慮論其成與不成也即此眞實致命便
是難能之事汝須要能盡此方可就此又
帶一難字蓋謂處此亦難矣所謂遊於敎
中中央若地也此箇名以人間世者正
言處世之難也看這一段說盡世情非並
子性地通融何以盡此曲折說者以莽老
只見得道心惟微一截無人心惟危一截
此等議論果爲如何但讀其書未多子細尒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遽伯玉曰
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
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
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
何遽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愼之正汝身
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
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顚爲
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
爲孽彼且爲甲我亦爲甲彼且爲乙我亦
爲乙彼且爲丙我亦爲丙是之謂三宜
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我亦
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

顏闔將傅太子之傅而未

補註彼且爲甲兒一段與法華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而爲說法應以女人身得度者即現女人身而爲說法意相似之不止是言愛焉之其見有蛟蛇卒然搏之出焉不意故致驚怒也虎至暴而順之則馴焉易馴而驚之則暴故與惡人處不可不愼也若不審幾不量力徒欲以有方救其無方則螳螂之怒臂當轍耳

左傳僖二年晉卜偃曰虢必亡天方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并註鑒所以自照

春秋僖二十有三年云隕霜不殺草
左傳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
唐五行志證聖元年六月霜隕殺草

教於伯玉有人於此者指太子之也其德天不殺猶生三日天奪其鑑也殺猶鎖鑠也隕霜殺菽言其德性爲造物所銷鑠也無方無法度也言彼爲敗度敗德之事縱而不制則將來必危吾國若欲救正之則其禍及我太子之智能知人之過而自爲必先及我太子之智能知人之過而自爲無如之何者吾無如之何也過而出則不知改悉之何者言且就吾家身上理會起就從容無知小兒然也無町畦者無畔岸也言其跌蕩而無出於此也蹲然一轉又蛻之一者和與就二者也隨順而與之爲一則是就而出也就而至於入則自家都放倒了故曰爲顧爲滅倒而至於聲名

史記孟嘗君列傳第十四馮驩說秦王曰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

揚法度廢懷之白

出則彼於必忌害必成殃禍故曰爲聲爲名爲妖爲孽此處文義奇嬰兒者如無知小兒然也無町畦者無畔岸也言其跌蕩而無涯者無涯際也言爲事不思到盡處如何也嬰兒無町畦無涯皆是形容無知妄爲之人彼方如此無知如此妄爲我且順之故曰亦與之到其有可覺悟處就加點化使之躍然醒悟或可以入無疵之地達之者覺悟之也無疵者無過也甘艾軒於此嘗言莆中舊有人父死不葬其業以恣所欲田亦盡親戚憫之斂錢以給其葬彼陽相謝又以其錢行前所爲衆親皆怨之有族人焉出而與之遊任其所爲一夕酣飲至于極歡撫其背曰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其人翻然而悟慟哭而歸遂葬其父卒爲善人正此處道

理ス
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
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愼
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
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
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
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
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
盛矢以蚿盛溺適有蚤虻僕緣而拊之不
與屎同ニ義也　小便也　有ニ蚤虻僕緣而拊ニ之

周禮掌蜃注赤施宿前先施
蜃灰於棺下以禦濕又共白
盛之蜃注謂飾牆使白今東
萊用蛤謂之又灰疏云蜃蛤
在泥水之中東萊人又取之
爲灰今猶以爲粉飾画謂之
蛤粉勻會ニ
銜馬口中勒也以鐵爲之所
以制馬之逸ニ勒馬轡御也
有銜曰勒無銜曰羈釋名絡
也絡其頭而引之也字彙
馬踶篇加之以衡扼鷙之以

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
亡可不愼邪　此下又說幾个譬喻螳蜋持
其才之美欲以其臂當車轍
此喻小才自矜以當大事鮮不敗者積憂
也伐誇也幾危也憂誇其才美以犯世人
之忌者必危其身故曰積伐而美者以犯
之幾矣虎之性易怒故養之者必順之意
其怒心以此無他只是順之而已若逆之則必爲所
殤矣故曰其殺者逆也筐竹器也蚿屎溺泥
之器也以此盛其屎溺可謂愛之忽有蚤
虻聚於其身不能隨時掃拂而去之則其
馬必至於銜勒毀碎其身首上嚙絡月
題之類此其中心之怒忽然而至則前日
之愛皆忘之矣僕緣者僕僕然緣聚也亡

馬怒ル
前日ノ愛ル馬功

月題註月題今所謂額鏡也
萬章下使僕々爾亟拜也
注僕々煩猥貌

與忘同此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之意
人之相處有終身從遊而一語至於爲仇
者此言處世之難也看葉公子高與顏闔二段便見此篇名作人間世分疏

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牛ヲ)(蔽ヲオヘリ)
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枝)其可以
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
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匠石ハ徐程ヲクレテ)曰自吾執斧(斧ヲ)
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
不肯視行不輟何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

(櫟社ハ社ニ神ヲ祭ルナリ)

木也以爲舟則沉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舟ニ)(沉ス)(棺槨ハ久ヒクヘカラサルヲ重ネ空ス)
器則速毀以爲門戸則液樠以爲柱則蠹(液樠ハ汁ノ出ルヲ)(蠹ハ虫ノクフヲ)
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
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惡乎ハ何ヲ以テ)
將比予於文木耶夫相梨橘柚果蓏之屬(相ハ音査似梨木而酸)(蓏ハ疏ニ曰在樹曰果相梨之類在地曰蓏瓜瓠之徒)
實熟則剝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泄ハ世俗用ニテ)
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
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未

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子大用
使之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耶且也若
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
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曲轅山名也櫟木名
也社之中有此櫟木　論語曰夏后氏以松周人以栗古者社
中皆必以大木爲主繫之以手量之也兩
手合而圍之爲一圍百圍大也十仞高也
枝可爲舟則其身可知矣厭觀者言觀至
於厭足而後已也散木者言無用散棄之
木也液出而楠其液出而楠然也樹柱也立
木以爲柱故曰樹文木者言木之可觀而
可爲用者也櫟社見於匠石之夢曰汝以
我爲散木則是以文木而比量我也相梨
橘柚果蓏皆文木之可食者故爲人擺拂
是以其能而實其生能者可用之木也吾
之求無所用久矣而汝乃今知之幾死爲
匠石之言也猶今之人罵人以半死漢也
爲予大用者言我之無用乃我之大用所
以全其生也我若有用則人伐之久矣又
安能至此大乎且也只是且字之意添个
也字若與予也皆物者匠石雖人我雖櫟樹
皆天地間一物汝何獨以物相議故曰若
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一个句之
中四个也字一个哉字此皆莊子文奇處
汝亦無用之人何議我無用之木　匠石覺
故曰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匠石覺
而診其夢　櫟社托夢於匠石曰子將惡乎
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相梨橘柚
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剝而辱之大枝折小
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
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
然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
爲予大用使之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耶且也若
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
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曲轅山名也櫟木名
也社之中有此櫟木　論語曰夏后氏以松周人以栗古者社
中皆必以大木爲主繫之以手量之也兩
手合而圍之爲一圍百圍大也十仞高也
枝可爲舟則其身可知矣厭觀者言觀至
於厭足而後已也散木者言無用散棄之
木也液出而楠其液出而楠然也樹柱也立
木以爲柱故曰樹文木者言木之可觀而
可爲用者也櫟社見於匠石之夢曰汝以
我爲散木則是以文木而比量我也相梨
橘柚果蓏皆文木之可食者故爲人擺拂
是以其能而實其生能者可用之木也吾
之求無所用久矣而汝乃今知之幾死爲
匠石之言也猶今之人罵人以半死漢也
爲予大用者言我之無用乃我之大用所
以全其生也我若有用則人伐之久矣又
安能至此大乎且也只是且字之意添个
也字若與予也皆物者匠石雖人我雖櫟樹
皆天地間一物汝何獨以物相議故曰若
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一个句之
中四个也字一个哉字此皆莊子文奇處
汝亦無用之人何議我無用之木　匠石覺
故曰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匠石覺
而診其夢　櫟社托夢於匠石曰子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相梨橘柚
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剝而辱之大枝折小
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
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
然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

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
詬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偏乎且也彼其
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詬厲也　診占也
子聞其夢中之言乃曰此木之志趣若取
於無用則何必用而爲社密若猶言汝閉
口勿言也彼指櫟也社所以爲社者亦直
寄寓而已豈料今自又爲汝不知己之人
以寓社而詬厲之詬罵厲責辱也使其繼
不爲社亦豈有人翦伐之彼之所保自與
衆人不同而汝乃以義理求其毀譽相去
遠矣所保猶言所守也且幾有前豸乎此幾
字與殆字同意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

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子綦曰此
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倒而視其細枝
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
則解　解音蟹　而不可以爲棺槨咶其葉則口爛
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子
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久也
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宋有荊氏者宜楸柏
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

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疾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

此段與前段同但就中又細澤數句說話見天本焉有異者言其大有異於尋常也雖有千乘之駟馬隱於此樹之下而未其所蔭蘇亦能芟之故曰隱將芟其所蔭

揚雄解嘲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註高明富貴之家鬼神窺望其室將害其滿盈之志矣故知天道惡盈鬼神害盈瞰望也

疏曰禪傍猶材也亦言猶之全之一邊而不草含着謂之禪傍

花自我花物也薪彼求蔭於我也軸解不實也如今芋莖然咀食紙反以吾唔之則爛人之口以鼠嚙之則齧人之也此木惟其不才所以能全其生至於如此其大古之神人所以全其生者亦以此而已故曰神人以此不才而已曉乎嘆美之言高之也前言可食之木此言可用之木宜之木也前氏地名也楸柏也麗屋棟也高名大家鬼瞰其室二字本同但明字音同而字異耳禪傍爲猶材也言此地所伐或小圍七圍而見伐或三圍四圍而見伐或斧或折把而見伐或一圍而留惟其有可用處以自衒如此解古巫祝者書名也解之屯有白顙者豚額撅而鼻高者皆不可以祭河古者或以人祭河如

後集集三年フレハ我ガ力ニモ白川ノミツハクムニテ老ニケルカ十仙原抄二重之年ヲ〈テスメル泉ニカケニレハニツハクムニテ老ニケルカ十和歌家ニ老カニリカレラ上ニサトコレトニノ輪ラクニタルヤラ也上ニ式ト本記ニ義都波ト力ク上ニ誤組ト書ト八非也

西門豹之事故添痔病一句莊子好奇專要忘此等說話適者往也言不可以之往祭於河也此三者之不可用巫祝之人皆以爲不祥而不知惟其不祥所以免殺身之禍其在神人觀之則此不祥乃大祥也凡此二十四段皆言處世之難若求以自處於世必招禍患故以此譬前之

支離疏者闚甕於齊啓高（卽五臟）

治繩足以餬口（餬ハ糊ノ字ノ誤リ）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十ハ卜ノ誤リ）

於頂會撮指天（會ハ髻ノ誤リ）五管在上（卽五臟）兩髀爲脇挫鍼（髀ハ髀ノ誤リ）

支離疏者闚甕於齊啓高（卽五臟）

治繩足以餬口（餬ハ糊ノ字ノ誤リ）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十ハ卜ノ誤リ）

於頂會撮指天（會ハ髻ノ誤リ）五管在上（卽五臟）兩髀爲脇挫鍼（髀ハ髀ノ誤リ）

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閒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

三鍾與十束（束ハ束ノ誤リ）

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形者（者ハ者ノ誤リ）

無收拾之貌疏其名也（疏ハ疏ノ誤リ）而至（至ハ離）其身（身體）

曲也肩反出於頂上會撮髻也五藏之管皆屬於背背曲則管向上也兩髀（髀ハ髀ノ誤リ）

遯也背曲身下則（則ハ其ノ誤リ）脾（脾ハ脾ノ誤リ）似其脇（脇ハ脇ノ誤リ）也此形容（容ハ支離）之

此爲朝廷之計（計ハ言）徵兵（兵ハ召）之籠而得精米故日播精足以食十人言其

速也徵召武士選戰者也攘臂於其閒言

選擇不及已也大役土工役也不受功工以

此事責於之也功如字左氏晉人城杞貶功於

諸侯戰役之事既皆得免而又以病得粟

與薪此亦以不才自全之意支離其德言

晉漢書音註一撮之髮如椎

循本云管喻也言五藏之喻皆在上也

襄二十九年傳晉平公杞陽也故沿杞六月知悼子卒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其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服其敝諸侯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乎吉也聞之棄同恤異是謂離離必有咎其誰堪之

晉不勝矣其誰堪之

宣十一年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避令尹為艾獵城沂為大用也此與不材之木亦同意孔子適使尋人厲事以投司徒暈兎會官人以財用再板幹稱爵集雚七物議遠迹略基趾貫徹揆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論語微子篇曰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矣接輿歌而過孔子之門曰鳳今鳳今何德之衰也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

前文衒病私類之

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

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此段因論語所有借以議侮聖門也來世既不可待已往之世又不可追既生斯世而為斯人時既不可為則當自脩而已於此而強懷救世之意非知時者也故曰德衰天下有道則聖人可以成其功天下無道則聖人全其生而已方今之時僅免刑焉幸耳又何敢冀福求乎故曰方今之時僅免刑焉處亂世而僅免刑以全其生此特下羽之福而汝亦不知有之載受而有之也亂世之禍苟及其身常至殺戮是重於地也而汝亦不知避之禍詩曰榮辱不棄胡昧大矣況屋郎此意也已乎已乎猶言休休也以

德自脩而下臨他人取禍之道也殆乎危乎地而趨言其自拘束以自苦如畫地而行焉避之則必至於傷吾足傷吾足者言迷而失之則必至於行於世而有傷御曲者回護避就也不能任眞直道而行如此其不可行也山木以有用而招斧斤之禍是自取寇傷也膏火以明而可用自取煎熬桂以可食而後人伐之漆因可用而後人割之此皆不能自隱本名於世以招禍患者之譬也故曰人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

內篇德充符第五

符應也有諸已則可以應諸外充足也德所感而順也

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

莊常名季魯賢人
刖足 昆音五忽反與介同

兀者謹案易云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云云今此註感應之二字與感通之義相反
通義云元足也符合也德足於已則應而合也何也德也者人已之間然者也

心也獨若之何 常季孔子弟子也中分魯者言魯人之從夫子者半也立不教與弟子立而無所教坐不議與弟子坐而無所言而從之者皆空虛未有所見一見而歸郎充然而有得矣無形無所見也心成心感之而自化成也常季見其如此故疑以爲問仲尼曰夫子指王駘也直後而未逝言我欲往見之莊尚遲耳如其者且將師之況他人乎奚假豈特也引天下言欲學天下之人皆師之也彼兀者也而王先生是一句王先生則與常人亦勝也言其如此猶勝於先生如此指孔遠矣先生指孔子也庸常人也

得與之變 死生亦大矣而不與之變雖大而此心不動亦不能使我與之變也不得不能也也乃莊子之寓言儒家闢以爲異端者謂其說出於孔子於他事皆不講明而終身只學此一件其說甚正以下愚之人貪著生死故以此恐懼之而使之爲善耳其教雖非其救世之心亦切爲吾儒者不容不闢其說而亦不可不知其心也

彼以入無貴賤 其教世之心亦切爲吾儒者不容不闢其說而亦不可不知其心也

持之使入於道 或謂釋氏畏死而爲此學持之使入於道或謂釋氏畏死而爲此學失其心矣

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太地

鶴林玉露佛家所謂生滅滅已寂滅爲樂乃老莊之本意也老莊與佛元不爲二歐陽公云道家乃貪生之論佛家乃畏死之論此蓋未嘗深考二家之要指若也老莊何嘗貪生畏死韓文公歐陽公皆不曾深看佛書故耳但能攻其皮毛唯朱文公卓乎其見羅氏之肯故其言曰佛說盡出老莊

鶴林玉露乙集第四卷表題云佛本于老莊開元十年沙門智昇詮次大藏經目録九五千四十八卷自是爲定數天台三大部補註第十四云譬如男女有求燒頭救令速滅

法寶壇經法達常誦法華經達問六祖曰但得解義不勞誦經耶師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爲迷悟在人損益由已只誦心行即是轉經只誦心不行即被經轉讀吾偈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經文不明與義作讐家無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離長鄉白牛車達言下大悟

上面之二文也

禪家所謂又見傳灯錄五前所謂齊物論設寔東坡前赤壁賦又納繹出于此耳

覆墜猶太傳言乾坤毀也遺者落也言天地雖墜而我亦不與之墜洛亦猶前所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讀莊子之書與語孟異其語常有過當處是其筆法如此非眞能覆墜也審者明也見之盡也無假者實也如此等句皆莊子下字造語之妙明乎實則拙矣不與物遷與不得與之變不與人之遯同命物之化者言萬物之變化皆受命於我此猶禪家所謂心轉法華也宗者言萬物之所宗在於萬物之前所謂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之意莊子之書如宗字只訓始字求其意則不止曰始而已如此讀得五見其宗者全體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

六用在楞嚴經淨名疏能所圓融有無兼暢照究正性察其本末故稱觀也世音者是所觀之境也萬

自分一十卜開通

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常人不知萬物之同出於一初雖其肝膽亦自分楚越知其同出於一初則萬物皆與我爲一也此兩句看他下語開闔處前後能文之士用此機關者不少蓋莊子之書非特言理微妙而其文獨精絶所以度越諸子

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耳於聽宜也目於視宜也彼能視此禪家所謂六用如此則不獨以耳聽不獨以目觀世音此雖異端之言而皆有深意德之和者與天地四時同也此和字非若中庸所謂中節之和而已讀此書當識別具一

象流動隨別不因類音殊唱
俱蒙離苦菩薩弘慈心時普
救皆令解脫故名觀世音
筆義今世畫大士像無不作
婦人者蓋菩薩相端麗觀世
文殊普賢悉尔不特觀世音
也考宣和畫譜唐宋名手爲
觀音像極多俱不書婦人服
則婦人之像自近代始蓋因
大士有化身之說

公文軒一養生主篇

漢書音義上功目錄

五燈會元一惠可曰諸佛法
印可得聞乎祖曰諸佛法
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
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與汝
安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
祖曰我與汝安心竟

隻眼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
猶遺生也 其觀於萬物無欠剩郎讀夔蚿
丁段便是此意此又翻公文軒介與之說
也遺土猶言如生之身遺墜而不知也
常季曰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
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 爲己修身也以其
智言人有此識智則能修此身得其心以其心者言有此知
覺之心則能得其本然之心本然之心與
知覺之心非二物也特如此下語耳其意
蓋謂人皆有智人皆有心苟能盡之則可
以爲己可以得心亦是常事耳故曰得其
常心象者尊之也不曰尊而曰象此莊子

之文所以奇也物不物而
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 流水止水皆以喻
也能止其心所以獨賢於人衆人以欲止
之心就其欲求止也馬惟斯人則能之故曰惟
止能止衆止此一句蓋言未能安其心之
人而求教於彼彼乃能教之而使之安哉
如此下六字豈不奇哉禪家所謂將心來
與汝安安心竟便是此一段話頭
仲尼曰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衆止
夏蓄蓄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正幸能正生
以正衆生 以松柏比舜以舜比王駘但言
於天者獨異於衆人故能

大惠答樂侍即書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便作實法會云云無門關頌曰癡人面前不可說夢胡子無鬚僧惺惺添懵蹤曰天子六軍諸侯三軍故九軍也

黃帝縱布握奇九軍陣至穰苴爲司馬復行周公仍乘之法復布黃帝握奇之陣而以萬二千五百人分之於九軍八陣之中○大抵八陣即九軍宋神宗曰黃帝始置八陣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疊石爲八行此即九軍陣法也

十二祖迦毘摩羅尊者華氏國人也初爲外道有徒三千通諸異論後于馬鳴尊者所剃髮爲聲身作是宿命終隨爲聲身作是宿命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尊

五灯會元

牛頭山法融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韋氏落髮後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岩之石室有百鳥啣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遣觀氣象知彼山有高僧異人乃躬尋訪相逢問答云云祖曰持來相

汝何所止答曰我昔嘗爲比丘多樂寂靜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予應答起嗔恨想命

正其所生以正衆人之所生此生字只是性字或曰舜豈可比王驗若如此讀莊子是癡人前不可說夢也

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

人雄入於九軍將來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

徵證也驗也保守也始初之下句不懼下著一實字無此實則不能不懼矣入九軍者言衆兵也戰國之時有爲九陣者亦未可知不必拘天子六軍諸侯三軍之說自要自信也荊軻聶政之徒求名而自信者也彼惟守此一信且能不變於一死生而況有道者乎此一段今觀佛書中有坐蟒岩守虎穴者亦只此不懼之實而已莊子如此等處皆有所見非特寓言

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像耳目

官天地載天覆地載天生地成各職其職而已府者聚也萬物蘧其所聚而聚此即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之意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詩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不具於性分之內

一智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

生地成各職其職而已府者聚也萬物蘧其所聚而聚此即天地與我爲一之意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詩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不具於性分之內

官天地載天覆地載天

而不止於聽故曰像耳目像耳目而不止於視耳像耳目之所宜同意曰像耳目而不止於聽故曰像耳目像耳目而不止於視耳目之所宜同意

知字智者得之於性知者智之用也以其得於天者而無所不知故曰智之所見見知心無所見見死

登假人則從是也彼宜何肯以物爲事乎

彼宜置首而

反渙其渙亨王假有廟利涉
大川註假至也
說謹案古假字音賈與暇以物
借人之義也音遐與暇通用訓至則各額
反音捨入陌韻

無人雜篇作貧人

登外也假至也註音賈音遐肯曰彼豈擇
日而至於道乎言不必擇日而外至於道無
時而不在道也即道不須臾離之意人之
所以從學於王駘者從是而已此是字重
以物為事物者人也言彼豈肯以無人為
事乎蓋人自求學於彼彼何嘗求以教人
申徒嘉兀者也音遐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
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
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
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
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耶且

恐子產他人皆恐

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
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恍子
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
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
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
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
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耶我出子止子出
我止欲其相避也申徒嘉又不然其約不違者不避也齊
者同也執政自謂也言子與我同出入則

與執政同矣後人者先己也先己而後人則是貴我而賤物有學問則見識廣大取者求也言子學於先生將以廣其見識乃淺狹如此乎取大兩字佳妙矣再善四字最奇言子既已矣縱能爲善得如堯乎自反言其不自量也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仁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德者寡知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

伯昏无人此怒心之語自思行

先生逸其怒心乎又安之

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狀者衆人皆然不言其過以爲不當亡者衆人皆然不言其過以爲是不當亡存者已鮮矣唯有德者知事事有命豈人之所能柰何哉此三句是三等人若命順命也遊彀中數語極奇絕此易所謂履虎尾也老子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世動是危機易以兎尾喻已爲奇矣而莊子則借之彀中者張弓而射箭端所

疏曰我與物俱有遊於道德之內也

郭注云形骸外矣道德內也

楚然文粹不安貌

爲是之是一本作足

文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爲宣之地也遙射莫如拜敬中乃其必中之地喻世之危如此況在戰國之時此語尤切心幸而不中者命也廢然乃自失之意言其怒至此盡失去之反歸也言一見先生而歸皆失其所以怒矣洗字基佳言以善道告我如洗滌我而不自知也形骸內外之一句爲好此昔前書所未有者稱者謂其能言也如左傳所謂魯人以爲敏

踵見仲尼（アシキヒトミテアルキヲ）

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足ナキヲ人ノ名也）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前日ノ德ノ不全ヲ）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指德）

玄云說詭猶奇譎

木在手爲桎木在足爲梏

（見識）

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雖今來ノ何及ノ心矣）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相互ニ論スルヲ云フ）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以下ハ退出後ノ事）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本ノ仁義ノ說）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耶彼何賓賓以學子爲（老聃）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桎梏耶老聃曰胡不

司馬彪字紹統不交人事傳
見晉籍爲秘書丞

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足者性也繼見也不知務猶言不職事也尊足者性也尊足二字下得奇所可貴者在形骸之外也實實可馬云恭貌是也）

（一云ヲシヘキ性情ニ乱ル乱ル如ス）

（セヨ）

（ヲ）

（ヲ）

（ヲ

郭注云人辞亦疏云雖無聾冥亦乃同塵以逐讓故汜然無帶人辞亦併也

列子黃帝篇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遊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遊汝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故曰至言去言至爲無爲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而若辭寡人醳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

言其無貴權也聲蒲也月盈日望看此等下字莊子之筆端豈可及哉知不出乎四域言其所知非出於世外也雌雄合其前與物抑也此即鷗鳥不驚之意寡人者無繫著之意汜然無意而若之意汜者無繫著之人醳乎醳者愜也授之國者授以國政也卹焉若有失左右手之意仲尼曰丘也

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向亡上怒如失左右手肯義作莊於楚又云堂於楚疏曰養者武飾之具武王爲之或云周公作也兵形似方扇夾車兩邊軍將行師隨軍而死及其葬且不用養資是知養者武之所資額者足之所使使形者神之所使無足則屨無所用無武則養無所資無神則形無所愛然養屨以足武爲本形貌以才德爲原二者無本故并無用也

按漢書韓信傳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之意

國者授以國政也卹焉若有失左右手之意仲尼曰丘也即漢王如失左右手之意

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頃之而去不見已焉不得類

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頃之而去不見已焉不得類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顧蓋不以全物爲己也不以己物爲己也

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顧蓋不以全物爲己也不以己物爲己也

與其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其人之葆也

與其所愛其形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其人之葆也

不以養貧則不以貧養戕

不以養貧則不以貧養戕

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刖刑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人而況全德之人乎

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刖刑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人而況全德之人乎

中庸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禮明堂位周之璧斧注斧斧襲葬之飾御僕持斧斧柩路左右前後各一八斧諸侯六斧大夫四斧士二斧

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豚子之喻謂人之愛惡不在於形骸之美惡也駭若驚貌不得類者不似始者也已身也言不見其身得似始者故如此分下兩句此皆莊子弄筆處愛使其形之說若以名教律之此語大有罪豈古人所謂事死如事生不忍死其親之意此皆其形容之文時有遷當處不可以此律之亦不可不知其非也戰死不用斧非行禮之喪也貧用也刖者於屨而無所施也此亦形容有德在內不在外之意天子之御不刖前翦不穿耳不脩飾而全其形之意新娶者免役禮記有之不得復使言官中不得役之也此借全形以形容全德之義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賢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是之謂才全

此段歸結在才全德不得與之變

不形一句前言死生亦大而不得與之變於此又以死生存亡窮達貧富毀譽飢渴

後篇攜如北遊篇

佛經指金剛經

吉子上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寒暑等總言之此是細繹發越處規若求也此等事之變天命之行日夜相更迭於目前雖有知者亦不能求其始不過曰自然而然而然不足以盡和者言不能消融胸中之和也只是不得與之變一句不入於靈府者不動其心也和豫通三字一意豫悅也通流通也心既不動則使之自然和順豫悅流通而不失其兌亦悅也此一句便是莊子之文和豫通猶曰調偏咸也見後篇日夜無郤者言日新而不已也郤止也與物爲春者隨所寓而皆爲樂也物事物也此春字與兌字同接而生時乎心者即佛經所謂無所住而生其心也接猶感也時猶時中之時也隨事之所感而應之不偏故曰生時於心不滯故曰生時於心不滯者質也如孟子曰天之降才也才全猶言全其質性

也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之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魯與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德形者言其德無所可見也水停則平平則可以爲法準則也內保停也外不蕩止

也即前所謂鑑於止水者又如此變下文和者中和之和是其德之和也成若全也全此性中言其無所往而非德之脩也德不形形於事物而見德不形若物不能離也執民之紀四字佳即是執國之樞憂其死者言能愛民也哀公安得南向而君天下此皆莊子下筆過當不照管處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與子盍亦反其眞求之

閽跂支離無脤說

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閽跂曲背也支離偏而不全之貌也無脤無唇也偏曲缺唇醜之甚也肩肩者細長之貌也甕大癭項癰藏之外偏瘤之人得意於君視全人反不如之故曰德有所長形有所忘言愛其德而忘其形人兩句極佳即孟子下指不若人之喻所忘者形也所不忘者德也誠忘者真忘也

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

孟子告子上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離偏之貌也無脤無唇也偏曲缺唇醜之甚也肩肩者細長之貌也甕大癭項癰藏之外偏瘤之人得意於君視全人反不如之故曰德有所長形有所忘人不忘其形人兩句極佳即孟子下指不若人之喻所忘者形也所不忘者德也誠忘者真忘也

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

葛亭下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

天地篇子非失博學以擬聖於予以蓋聚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

孟子告子上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命於天又惡用人聖人有所遊遊者即所謂心有以禮自撿束固也撿撿於外而自合於理則不用約矣守其內而無事乎外則不用德矣不貴者不求貴也則不用藝能矣四者不謀不顯無喪不貨也天鬻天食天祿也猶言天爵也既受命於天又惡用人猶言有天爵而不求人爵也以撿而生時乎其心才全而德不形一作智之所知由前言之三字皆是好字到此段撿德智又成不好字此鼓舞其筆

鬻言畫海云大也

不照前後所以爲異端之書

之形故群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眩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趨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莊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

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
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
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
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
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此段乃莊子與惠子問辨之言有人之形以下乃莊子尋常有此語
惠子因問之也蓋於人者言與人同類
也是非不得於身者言無入而不自得超
出於是非之外獨成其天與天爲徒也言
人能外於是非無入不自得則與天爲徒
而所遨者大矣天與之形者有物也道與

之貌者物必有則也吾所謂無情言人不
以好惡之情而內傷其身者有益則有損
常因自然則無所益亦無所損矣言有餘
不足皆爲病益生者有餘之病也好惡出
於自然而無所著則無所損益矣惠子曰
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是以益生爲貪生非
莊子之博學而好辨故莊子以外神勞精譏之
意也莊子與惠子爲至密之友惠
子外神者神用於外也猶言神不守舍是也
槁梧梧桐木以爲几也瞑倦也堅白辨之名
也選授也言天授子之形而子乃自苦如
此何也只一鳴字韓文公就此拙出成二
篇庶幾許其妙莊子安得不歸作者

莊子鬳齋口義卷之二